

论说服与压服

侯野烽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論說服与压服

(修訂本)

侯 野 烽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論說服与压服

侯野烽著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江西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0112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1•字数：18,900

1958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960年9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

統一書号：T3110.211

定价：(6) 一角一分

作 者 的 話

本文是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學員辯論“說服与压服”問題中所提出的有关問題，在进行解答的基础上写成的。現又在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初版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但由于時間所限，內容仍較龐杂，請讀者指正。

1960年3月

目 录

引 言.....	(5)
一、正确認識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6)
二、造成人民内部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2)
三、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26)

引 言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划时代的杰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必须要有区别，不能把解决敌我矛盾的强制压服的方法，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能企图只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敌我矛盾。这些道理是我们党在中国长期的革命过程中，经过实践证明的真理。但是，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有时还是不善于或者说没有认真、严肃地遵循这一原则，反而把“说服与压服”混为一谈，误认为：“对多数人的问题要说服教育，对少数人的问题要压服”；“平时要说服教育，紧急情况下就要强制压服”；“说服无效时或者说服不了的时候就要压服”；“对于有落后思想、行为的分子就要压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就要用强制压服的办法去解决”，从而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曲解为“说服——压服——再说服”，或曲解为“团结——批评——团结再加命令主义”。

这个问题，看起来好象只是关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的方法上的争论，但实质上却是能否正确地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根本问题。因

为要做到調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尽快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們的党和国家的全体干部和所有的共产党人不仅要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共产主义風格，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英雄气概，而且必須要有正确的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經濟和政治事务的方法，才能真正地使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遵循着毛澤东思想的道路，不断地由胜利走向胜利。缺乏了正确的方法，再好的主观愿望，也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說服与压服本来是解决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对敌我矛盾要用压服方法解决；对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說服的方法解决。有些人所以把这两种方法混同乱用，不外乎是由于：把敌我矛盾当做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于是以說服代替专政；或者是在复杂的社会現象中，把人民内部矛盾誤认为是敌我矛盾，于是以压服代替說服。因此，要正确地解决說服与压服的关系，就得要先弄清对誰压服，对誰說服的問題，进而要弄清怎样压服与怎样說服的方法問題。正确地鑒別实际工作中的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造成人民内部的生动活潑的政治局面，是解决說服与压服的本質区別的根本問題。

一、正確認識和区别两类 不同性質的矛盾

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制訂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以来，我們面前出現了亘古未有的新形勢，广大人民群众正以冲破灵霄

毀、踏破水晶宮的革命干劲與自然界展開搏鬥，我國社會的發展正象馬克思所預言的社會生產力將要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向前飛奔，整個國民經濟，無論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基本建設、財政貿易、科學文化衛生事業，到處都呈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興旺景象。

在這種形勢下，有些人覺得社會革命的任務已經完結了，社會內部沒有矛盾了，或者認為從此之後，雖然有矛盾，但也很簡單了。在他們看來，今後人類社會的主要任務，就在於組織力量征服自然了，就在於“全力轉向自然革命”，於是我們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已沒有什麼矛盾可談了。從而在我們面前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社會矛盾與人與自然的矛盾的關係怎樣？另一個是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是否還有矛盾？是什麼矛盾？

關於社會矛盾與人與自然的矛盾問題，絕不能作簡單的理解。當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徹底勝利之後，人們確實要以史無前例的精力與時間與自然作鬥爭，革自然的命，使自然界統治人類的歷史轉變為人類統治自然界的歷史。可是人類要征服自然，必須要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能實現。絕不能把社會鬥爭與生產鬥爭孤立割裂開來，使人變成了超社會的人。就是到了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不能改變的。正因為如此，所以當我們提出技術革命與文化革命的時候，少奇同志在代表中央向黨的八屆二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工作報告中才指出：要“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綫、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與文化革命。”這是需要深刻思索的問題。

• • •

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問題，毛澤东同志早已闡述得非常清楚了。在我国社会主义中不仅存在着矛盾，而且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有时表现为敌我矛盾，有时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不过，今后大量的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矛盾消失了的观点，是否认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违犯辩证唯物主义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論。特别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不仅否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内部存在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还把帝国主义陣营与社会主义陣营之間的敌我矛盾，也想掩盖、否认。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这一著作中指出，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由此，是否赞成社会主义，是否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区分敌人和人民的根本标准。

关于敌我矛盾問題，大家都承认现在还是有的，但是有些人只承认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与人民之間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至于富农分子、坏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与人民之間的矛盾是否是敌我矛盾，还有保留意見。

例如，关于富农問題，有人認為富农階級中的反动富农是敌人，一般富农就不是敌人；还有人認為富农是农村中的資產階級，并不是敌人。可是事实上又怎样呢？农村中的富农階級不仅在土地改革时期反抗和破坏土改，与人民为敌，就是在經過了近八年改造的今天，除其中極少数人接受改造外，他們与人民之間仍然是存在着敌对思想与行为的。他們始終在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和共产党的領導，这是直到今天还存在的事实。关于坏分子問題，有些人認為流氓、阿飞、杀人犯、盜窃犯、强奸犯、貪污犯等等的犯罪行为是旧社会的恶习，是社会罪过，并不是这些人的罪孽，而且这些人們所犯的罪行对社会主义建設的危害性也并不太大，因此，他們与人民之間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其实，在旧社会中，地主、官僚資本家利用这些人們的流氓本性为他們服务，解放后，他們的所作所为又是在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也是直到今天都还存在的事实。关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問題，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事实中，已經証明了“他們同劳动人民的矛盾不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而是敌我之間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是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社論）

地主階級分子、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反革命分子、富农分子、坏分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与人民之間的矛盾都是敌对的階級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所表現的斗争形势是你死我活的問題，因此，都是敌我矛盾。虽然他們是極少数的人，是被人民击潰了的敌人，但他們并不会服服貼貼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們还会在劳动人民向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在

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利用时机兴風作浪。这是不能不作警惕的事实。但敌我矛盾却会越来越少的。这也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結果。

人民内部矛盾这是較敌我矛盾更为复杂的矛盾，既有阶级矛盾，又有認識上的矛盾；既有非对抗性矛盾，又有对抗性矛盾，特别是在一定条件下，对抗性矛盾可以轉化为非对抗性矛盾，而非对抗性矛盾，不仅可以轉化为对抗性矛盾，甚而也有轉化为敌我矛盾的可能。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般地讲是属于人民内部范围中的一个必須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不是敌人。但是必須要看到，民族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既有对抗性的一面，也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其所以对抗是因为它是剝削者，其所以是非对抗是因为它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这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所决定的。它終究是个剝削阶级，是个半条心的阶级，它与工人阶级之間所存在的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另一种条件下，却会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强調了某一方面都有可能混乱它与劳动阶级之間的矛盾性质，现代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者却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愿意和工人阶级冲突，由此而否认对抗性的一面。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的处理，一般的是可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进行。但是如果处理的不得当，或者他们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矛盾也有可能轉化成为敌我矛盾。决不能机械地只看非对抗性的一面或对抗性的一面。至于农村中的富裕中农，虽是上层小资产

階級，代表着农村中的資產階級的傾向、反映剝削者的要求，在政治傾向上是和民族資產階級一致的，散播資產階級民主觀和自由觀，反對集體主義思想，在經濟上與集體經濟鬧對抗、鬧分裂，搞單干，既不愿走合作化道路，又由于形勢逼人，不得不走這條路。但是，由于它是勞動者，是勞動人民，這就和民族資產階級有着根本不同。對於富裕中農的社會主義改造，一般的是可以用說服教育的方式得到解決的，但是，處理不當，有團結無鬥爭，有鬥爭無團結，也會發生矛盾性質轉化的問題。

勞動人民內部的矛盾，如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以及工人、農民內部的矛盾，集體與個人的矛盾，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矛盾，這些都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前提下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但這種矛盾的產生是由于社會上階級的存存和階級影響的存存，因此它實質是階級矛盾的反映。另一種是認識上的矛盾。人的認識在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的過程中，都會發生正確反映客觀發展規律或者是落后于客觀實際的可能，因此就會產生正確的意見與錯誤的意見的矛盾，先進思想與保守思想的矛盾。這一矛盾是會長期存在的，到共產主義社會沒有階級鬥爭了，但是這種認識上的矛盾也仍然會產生的。

在思想領域中存在着雙重性質的矛盾，一種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的反映；另一種是無產階級中的先進與保守的認識上的差別的反映、在一定的條件下二者又會交織在一起。工、農業生產大躍進開始後，出現的先進與保守思想的鬥爭，就既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两條道路的矛盾，又有認識

上的先进与保守的矛盾。在无产阶级和認識上的先进思想的支配与鼓舞下就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就成为了先进者，成为了促进派；可是在资产阶级和認識上的保守思想束縛下，就会萎靡不振，甘愿落后，少慢差費地龟步爬行，“观潮派”与“等潮派”，以及“秋后算帳派”，有的是受了沒落阶级思想的影响，有的是認識上的保守思想束縛着他們的脑筋。一般的讲，所謂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属于認識范围中的問題。在今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益深入，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发展，共产主义覺悟的提高，这种由于阶级矛盾而产生的思想上的先进与保守的成分会越来越来少。而由于認識上的差別所产生的思想上的先进与保守的矛盾的成分会越来越来多。

正确地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前提，也就是运用說服的方法，还是压服的方法的根本区别点。

二、造成人民内部生动 活潑的政治局面

怎样运用說服与压服的方法呢？

“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間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8頁），这是現在我們处理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

所謂专政就是对敌人采取强制压服的方法，使他們就范，

就是不准他們亂說亂動。對敵人如不專政，社會主義制度就不能鞏固，勞動人民的利益就不能得到保護。這是共產黨人的革命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真理。遠在馬克思分析法國革命的巴黎公社時，就指出了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敵人鎮壓不夠。近在發生匈牙利事件的極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對敵人的鎮壓不夠。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後，如果沒有對敵人的嚴厲鎮壓，人民群众的覺悟也不會有現在這樣高，也不會有現在這樣統一鞏固的局面。中國革命經驗證明：“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亂說亂動是犯罪的行為，而專政是合法的行為。”（關於所謂“輿論一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匯編”（第一編）上）我們的國家機構就是在於保護人民能夠進行和平建設，而對敵人就要採取專政方法，不允許敵人進行破壞活動，“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並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現代修正主義者歪曲馬克思主義者的這些真理，他們否認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對資產階級、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制度的敵人，實行專政的歷史必然性，胡說什麼不用暴力的專政，不要專政等等謊言。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是否還需要專政呢？當然還要。就國內來講，原因之一是專政對象在我們的社會內部仍然存在，雖然是越來越少，但卻不是沒有了。其次是還有着蔣介石集團的存在，反革命還不時被派進來；同時帝國主義還在進行侵略與破壞，因而就不能不實行專政。我們對誰實行專政呢？就是對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實行專政。不允許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反革命分

子乱說乱动，这在人們的思想中以及实际行动中，是比較明确的觀念，但是对于其他几类专政对象的实行专政，有人却存在着一些糊涂觀念。对于坏分子，我們的某些干部經過整風运动、反右派斗争和反对右傾思想后，已經克服了某些錯誤認識，明确了对他們必須实行专政。对于富农，一般地虽有警惕性，但是因为富农还享有着一定的公民权，有些人就誤認為不是专政对象。对于右派分子，由于我們党采取了处理上的严肃与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分別不同情况作了处理，一般地还享有了某些公民权，由此，有些人就覺得他們不是专政对象，或者認為他們已經是繳枪投降了，矛盾性質轉化了，可以不当作专政对象来对待了。有些人們把专政简单地理解做只是限于杀、关、管、押，其实，专政的目的是在于不准許敌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不准許敌人乱說乱动。因此，专政的形式和方法應該是多种多样的。富农、右派分子在政治生活方面，从形式上看是給了他們某些公民权，这是为了更便于分化他們，化消極因素为積極因素。在他們的反动本質沒有改变之前，無論是按階級來說，按一个集团來說或按每一分子來說，他們都是专政对象。人民虽然對他們沒有采用杀、关、管、押的办法，但是絕不允許他們乱說乱动。

有人說，人民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不是和統治階級一样了嗎？我們說，有相同处，但却又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列宁說：“无产階級专政同其他階級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它同任何专政一样，必須用暴力鎮压那个失去政治統治权的階級的反抗。无产階級专政同其他階級专政（中世紀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資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階級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

主和資產階級專政是用暴力鎮壓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反抗。相反地，無產階級專政是用暴力鎮壓少數地主、資本家剝削者的反抗。”（“列寧全集”，28卷）毛主席說，對敵人，“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論人民民主專政”，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10頁）這不就是根本區別嗎？

產生上述某些糊塗認識的根源，一方面是立場不堅定，一方面也是思想方法上的機械論在作怪。機械論者不可能正確地解決壓服敵人的問題。只有辯證唯物論者才能正確地解決對敵鬥爭中的複雜問題。

對於專政對象，是否也可以用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呢？不行的。企圖說服敵人服服貼貼地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勞動人民的利益，那是幻想。敵我之間存在着根本利害矛盾，沒有說服的基础。

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就必須要用說服，即民主的方法解決。“在內部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關於所謂“輿論一律”，“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匯編”（第一編）上）這不僅是個處理問題的方法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根本立場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只能依靠人民群眾，共產黨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时候，必須採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絕不允許採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剝削手段。這是兩條路綫的鬥爭問題。資產階級對於人民群眾是不敢實行廣大的民主的，也无法說服勞動人民，原因是存在着根本利害矛盾。共產黨人、工人階級對於人民內部的問題就絕不存

在不可說服的矛盾。不說服而要壓服正是資產階級對付人民群眾的一套辦法。

我們黨和毛主席總結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經驗，得出了運用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公式：“團結——批評——團結”。

無論是群眾間的問題，黨內的問題，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問題，只要性質沒變，就應該按這個公式去解決。這一公式中有兩個團結。前一個是基礎，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首先是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為了團結才來解決矛盾，為了團結才用批評與鬥爭的方法。後一個團結是目的，不論經過了多大的困難，有多大的曲折，總是要以團結為重。人民內部之間由於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團結是必然的。但是由於新矛盾的出現，影響着團結的鞏固，因而也就必須要解決新的矛盾。解決的方法就是批評和鬥爭。解決矛盾的過程也就是說服教育的過程，也就是樹立新的團結基礎的過程，也是提高人們的認識的過程，正是這種批評或鬥爭才促進着團結的鞏固和提高。如果只是批評或鬥爭，就不能建立起新的團結的基礎，這種批評是失敗的，這是新的矛盾尚未得到解決的表現。有人把這個公式理解為“說服——壓服——再說服”，這是最大的曲解。批評不是壓服，而是解決人民內部不同認識，不同意見，不同方法的武器，絕不是強制別人服從的工具。批評與鬥爭是為了團結的目的而採用的手段，是為了破舊立新才採用的，不是為了批評或鬥爭而進行的。因此，它是表現說服教育的形式，如果理解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是極端錯誤的。

在實際生活中，有一種從團結願望出發，進行批評和鬥